

美国恐怖小说之王

杰罗德游戏

GERACD'S GAME

斯蒂芬·金恐怖小说续集

斯蒂芬·金 / 著 STEPHEN KING

独到的心理描写与巧妙的故事布局，
将你始终置身
于惊心动魄的精神迷宫



出版社

杰罗德游戏

[美] 斯蒂芬·金著

梁山 周冲译

珠海出版社



杰罗德游戏

斯蒂芬·金 著 梁山 周冲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蒂芬·金恐怖小说续集/斯蒂芬·金著. 珠海:珠海出版社,2000.1

I.斯… II.斯… III.小说-恐怖-美国 IV.1712.46

ISBN7-80607-650-6/I·260

中国广东省图书版权登记图字19-1999-008号

Copyright:1992 STEPHENKING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LPHM. VICINANZA,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Literary Agency, Inc.

(Simplified)Chinexe edition copyright:

2000ZHUHAI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经台湾大萍果股份有限公司代理,授予珠海出版社独家中文简体出版版权

斯蒂芬·金恐怖小说续集

——杰罗德游戏

◎斯蒂芬·金著 梁山 周冲译

总策划:潘自强 责任编辑:达奇 封面设计:吕唯唯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珠海市人民东路银桦新村47幢2层)

电话:0756-2515348 邮政编码:519001

图书邮购: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珠海市柠溪路路桥大厦5楼)

电话:0756-2292976 邮政编码:519001

照排: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

印刷:广东省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1.625 字数:250千字

版次: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7-80607-650-6/I·260

定价:100.00元(全5册·每册2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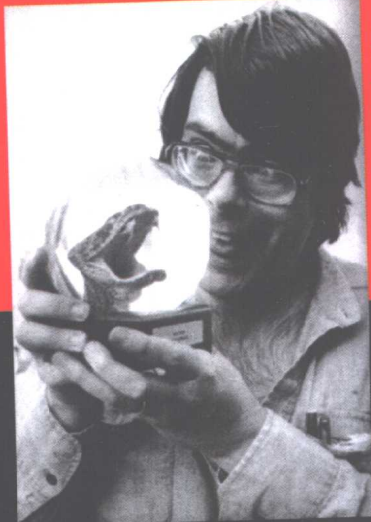
斯蒂芬·金的妻子泰比莎·简·金。他们于1971年元月2日结为夫妻。斯蒂芬·金写道：“我这一生中理智地做过的惟一一件重要的事便是向泰比莎·斯普鲁斯……求婚。”图为泰比莎婚后的照片。



1976年，斯蒂芬·金将小说《凯丽》改编为电影，布雷恩·得帕尔玛任导演，西西·斯宾塞克扮演凯丽。绝大多数评论家都认为此部电影是斯蒂芬·金恐怖小说的最佳作品。图中人物为淋着一身猪血、处于暴怒之中的凯丽。

这是根据斯蒂芬·金的半自传体小说《尸体》改编的《支持我》的电影剧照，图中人物为寻找一位失踪青年尸体的四个男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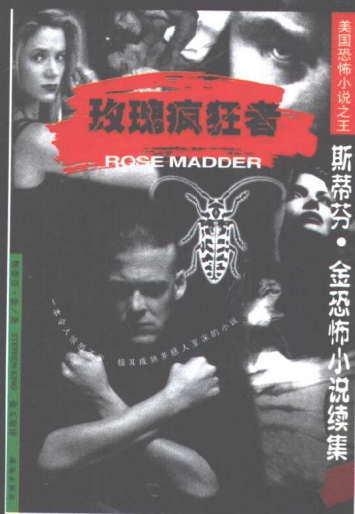


斯蒂芬·金
STEPHEN KING

斯蒂芬·金是当今世界上读者最多、声誉最高、名气最大的美国小说家，在美国及欧洲，他的名字几乎妇孺皆知。斯蒂芬·金的每部小说发行量都在100万册以上，自80年代至90年代，在历年的美国畅销书排行榜小说类上，其小说均名列榜首，并久居不下。他的小说都被拍成影视作品，是好莱坞的抢手货。

1997年，斯蒂芬·金的小说进入中国图书市场，立即产生了同样的轰动效应，有报刊惊呼：京城出现斯蒂芬·金热！

在千禧之年到来之际，我们现次将斯蒂芬·金的最新代表作推荐给广大读者。对于求新、求奇、求愉悦的读者来说，斯蒂芬·金魔鬼般的手指轻轻一拨，所有紧绷的心弦便随之颤栗，使你喘不过气来……



《玫瑰疯狂者》内容简介

当罗斯看见床单上的血滴时，立刻觉得逃离这一令她惊恐万状的婚姻陷阱还来得及。但逃离并不意味着消失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罗斯知道与之结婚的是个残忍无比的兽类，而自己正在被恐怖怪兽紧紧追击……但她惟一的藏身之处恰恰是最危险的地方。

总策划：潘自强

责任编辑：达奇

封面设计：吕唯唯

如果你坚强，就坦然接受；如果你懦弱，就此打住。因为，这本书可能不是为你写的。

如果你坚强，就坦然接受；如果你懦弱，就此打住。因为，这本书可能不是为你写的。

如果你坚强，就坦然接受；如果你懦弱，就此打住。因为，这本书可能不是为你写的。

如果你坚强，就坦然接受；如果你懦弱，就此打住。因为，这本书可能不是为你写的。

如果你坚强，就坦然接受；如果你懦弱，就此打住。因为，这本书可能不是为你写的。

1

十月的微风在屋子的周围吹拂着，杰西听到后门不时地嘭嘭作响。秋天里门框总会膨胀，必须猛地一拉才能关上。这次，他们把这给忘了。她想，在他们沉醉于爱河之前，得让杰罗德回去关上门，不然的话，嘭嘭的撞门声会让她发疯的。接着她又想，考虑的眼下的情景，那会多么荒唐，会整个儿破坏情绪的。

什么情绪呢？

这可是个好问题。杰罗德转动了插在第二把锁眼里的空心钥匙管，她听到她的左耳上方传来轻微的咔哒声，这时她意识到，至少对她来说，这种情绪不值得保持。当然，这就是为什么她门未闩上的原因。这种束缚游戏对她的性刺激并没有持续多久。

然而，杰罗德可不同。此刻他只穿着一条乔基三角裤，杰西用不着向上看他的脸便知道，他的兴趣依旧不减。

这真傻，她想。可是，傻也不完全说明问题。而且有点令人毛骨悚然。她不想承认，可恐惧确实存在。

“杰罗德，咱们为什么不忘掉这个呢？”他犹豫了片刻，微微皱了皱眉头，然后穿过屋子，走向立在浴室门左边的梳妆台。他走着，脸色同时也开朗起来。她在床上注视着他。她的双臂张开着向上举起，使得她有点像电影《猩猩王金刚》里那个被缚在那

儿等待巨猩的费·雷。她的双臂被两副手铐铐在红木床柱上，手铐给她的双手六英寸活动余地，仅此而已。

他将钥匙放在梳妆台上——两声轻微的咔哒声。这个星期三的下午，她的听觉似乎特别灵敏——然后他转向她。在他的头顶上方，湖面反射过来的日影摇曳晃动在卧室高高的白色天花板上。

“你说什么？对我来说，你这样使这件事丧失了许多魅力。”可是从一开始这事就没有那么大的魅力，但她没说出口。

他咧开嘴笑了。他的头发黑得像乌鸦的翅膀，窄窄的额间实际下有着一张粉红色的宽脸。他那咧嘴笑的样子总让她不太喜欢。她不能确切说清那是什么感觉，但是——

哦，你一定能说清。那样子使他看上去傻乎乎的，实际上，你能看到，那张嘴每咧开一英寸，他的智商便下降十分。嘴咧到最宽处时，你那迷人的丈夫，法人律师看上去就像是本地精神病院的看门人。

这样说太残酷了，却并非完全不确切。可是，怎能告诉与你结婚近二十年的丈夫，每当他咧嘴笑时，他看上去仿佛显示出轻微的精神病症状呢？当然，答案很简单，你不必告诉他。他的微笑完全是两码事。他有着迷人的微笑——她想，一开始，正是那种温暖平和的微笑说服了她，答应和他一起出来。当他小口抿着餐前杜松子酒补药时，这种微笑使她想起父亲给家人讲述趣事时脸上的笑容。

然而这不是微笑，这是咧嘴笑——他似乎把这种笑只留给这些场合。她有个想法，对于身御此事的杰罗德，这种色迷迷的笑，也许是海盗式的。然而从她的角度看，躺在那里，胳膊举过头，身上除了一条比基尼短裤外一丝不挂，看上去很傻，不……是弱智。他毕竟不像男人杂志上的那些无忧无虑的冒险家。他曾

对着那些杂志疯狂的发泄掉他孤寂却旺盛的青春性欲。他是律师，他的粉红色大脸膛伸展在额间发际之下，发际向上无情地变窄直至光秃秃的头顶。他只是个律师，他那勃起的物件使短裤走了样，只稍稍走了样。

然而，他勃起的程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咧嘴笑。那一点儿也没变，这意味着杰罗德没有认真对待她。她得反抗，这毕竟是游戏。

“杰罗德？我是当真的。”

嘴咧得更大了，随和的律师又露出几颗小牙齿来，他的智商又降低了二三十分。他仍然没在听她的话。

你确信是那样吗？

确信。她无法像读书一样读懂他——她想，度过了比十七年婚姻长得多的时间她才了解到这一点。然而，她以为，她通常很清楚他脑子里在想什么。要是她不清楚，事情就很不对了。

如果这是实情，宝贝儿，那他怎么不能理解你呢？他怎么看不出，在这老一套的性闹剧里，这并不是一出新的场景呢？

现在轮到她微微皱眉了。她总是听到脑子里有一些声音——她想每个人都是这样，尽管人们通常并不谈起这些，就像人们不谈自己的肠胃活动一样——这些声音大多数是老朋友们的，听着像穿卧室拖鞋一样舒服。可是，这是个新的声音……一点不令人感到舒服。这是个强烈的声音，听起来年轻、有力，而且焦躁。现在它又说话了，它自问自答。

并不是他不能理解你，而是有时候他不想理解你，宝贝儿。

“杰罗德，真的——我不想这样。把钥匙拿回来给我打开锁，我们来做点别的。如果你愿意，我到上面来。要么你可以头枕着手躺在那儿，我来干你。你知道，另一种方式。”

你确信你想那么做吗？那个新的声音问道。你真确信你想

和这个人做爱吗？

杰西闭上眼睛，仿佛这样便能使那个声音闭嘴。当她再睁开眼睛时，杰罗德正站在床脚，他的短裤前部凸起了，就像是条船的船首，唔，也许，像某个孩子的玩具船。他的嘴咧得更开了，暴露出最后几颗牙——用金子补过的牙——两边都是。她意识到，她不仅仅是讨厌那种傻乎乎的咧嘴笑，她鄙视它。

“我会让你上来的……如果你非常、非常地乖。杰西，你能做到非常、非常乖吗？”

老一套，那个新的并非胡言乱语的声音评论道，完全是老一套。

他将拇指插入裤带，像是个滑稽可笑的持枪歹徒，乔基短裤一旦越过他那硕大的阳物便迅速下落，一切暴露无遗了。这不是她少年时期在色情小说《范妮·希尔》中首次瞧见的巨型爱之引擎，而是个粉红色的、切过包皮的驯顺玩意儿，勃起五英寸，并不惹眼。两三年前，在她为数不多的去波斯顿的旅途中，她看了一场电影，叫做《建筑师的腹部》。她想，对了，现在我正在看着一个律师的阴茎。她得咬住脸颊内的肌肉来忍住笑，此刻笑是不适当的。

接着，她起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止住了她想笑的冲动。这就是：他不知道她是当真的，因为，对他来说，尚无子女的杰西·梅赫特·伯林格姆，杰罗德的妻子，梅迪的妹妹和威尔的姐姐，汤姆及莎莉的女儿，真的并不在这里。当钥匙在手铐里发出冷冰冰的轻微咔哒声时，她便不复存在了。杰罗德书桌底部的抽屉里，他少年时期看的男性冒险杂志已被一堆色情杂志所替代。这些杂志上，戴着珍珠项链的女人们全身赤裸，跪在熊皮毯上，而使用性器具的男人们从背后占有着她们。严格地说，看上去杰罗德的阳具和他们的比起来差些分寸。这些杂志的背面，在有九

百个号码的色情电话广告之间登着充气女人的广告。这些女人身体构造从解剖学角度看应该是精确的——这是个怪诞的想法，假使杰西曾经碰上过这样一个女人的话。此刻她若有所悟，她惊诧地想着这些充气玩偶，想着她们粉红色的皮肤、漫画式的身体以及毫无特色的面孔。不是恐惧——不完全是，她的内心却闪现了一道强光。所展示出的情景与其说是这个愚蠢的游戏——或者说这一次他们在这夏日早已消失的湖边消夏别墅做的这个游戏，倒不如说情景本身令人恐怖。

然而，这些丝毫不影响她的听觉。现在她听到了链锯声，在很远的树林里不停地鸣着，也许有五英里远。近处，卡什威克马克湖面上，一只潜鸟狠命地啼叫着。鸟儿们一年一度往南迁徙，这只鸟动身晚了，它的啼叫声直刺十月里湛蓝的晴空。再往近处，在湖北岸的某个地方，一只狗在吠着。狗吠声刺耳难听，可是杰西却感到莫名的安慰。这意味着此处还有别人，也不管现在是不是十月里一个星期中的某一天。若非如此，这里就只有门撞在膨胀的门框上发出的声音，那扇门就像烂牙床上松动的破牙齿。她觉得要是长时间倾听那种声音她便会发狂的。

现在，杰罗德除开眼镜，身上一丝不挂，他跪在床上，开始朝她爬过来，她的眼睛里依然闪着光。她想，正是这种光，使得她在起初的好奇心早已满足后仍然做着这个游戏。杰罗德凝视她时这种炽热的眼光她已多年不见了。她并不难看——她设法不增加体重，仍然保持着苗条的身材，然而杰罗德对她的兴趣还是减弱了。她认为酒精要负部分责任——现在，他比他们结婚时喝得厉害得多，但是她知道喝酒并不是事情的全部。那句老古话怎么说来着？亲不敬，熟生蔑。这句话对恋爱的男女们并不真实，至少根据那些浪漫诗人之作是这样的。她是在《英国文学 101》中读到他们的作品的。但是，上了大学后的这些年来，她已经发现

了生活中的某些事实，而这些事实约翰·济慈和帕西·雪莱从未写过。当然啰，他们俩都在比她和杰罗德现在年轻得多时便去世了。

此时此地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也许，有关系的是，她不再真的想做这个游戏，却仍然做着，这是因为她喜欢杰罗德眼神里的那种热辣辣的闪光。那使她感到自己仍然年轻漂亮、富有魅力。可是……

可是如果你真的以为，当他眼里闪着这种光时，是在看着你，宝贝儿，那你就受蒙蔽了，或者说，你蒙蔽了自己。现在，也许你得做出决定——真真切切的决定——你是否打算继续忍受这种耻辱。因为，难道那不正是你的感受吗？耻辱？

她叹了口气。是的，确实如此。

“杰罗德，我确实是当真的。”现在她说话声大了一点，他眼里的亮光第一次有点闪烁不定了。好的，他似乎毕竟还能听到她的话，也许，情况仍然不错。不是很棒，已经有很长时间情况不能算是很棒，只能说不错。接着，那亮光又出现了，转瞬间又是那傻乎乎的咧嘴笑。

“我来教教你，高傲的美人儿。”他说，他竟然那样说话，他是以一出蹩脚的维多利亚情节剧中，那个房东的发音方式说出“美人儿”一词的。

那就让他干吧，就会完事的。

这个声音她熟悉得多，她打算遵从它的建议了。她不知道现代女权主义运动领袖格洛里亚·斯坦宁是否赞同，她也不在乎。这个建议很有吸引力，完全切合实际。让他干，就会完事的。论证完毕。然后，他的手——软乎乎的手，手指短短的，手上的肉和他的阴茎头一样是粉红色的——这只手伸出来抓住了她的乳房。她的体内有某种东西猛地一弹，就像拉得过紧的腱。她使劲

将胯部和脊背朝上一抬，甩掉了他的手。

“别干了，杰罗德，打开这些蠢笨的手铐吧，让我上来。大概去年三月，地上还有积雪时，这游戏就不再有趣了。我没有性欲，我觉得可笑。”

这一次，他听完了她的话。她看出来了一点，因为他眼里的光突然熄灭了，就像是遇上了一阵强风的烛火。她想，他终于听明白的两个字眼是蠢笨和可笑。他曾是个戴着厚镜片眼镜的胖孩子，一个在十八岁之前没有约会过的男孩。十八岁那年过后，他厉行节食，开始努力抑制遍布全身的多余脂肪，以免为它们所累。待到大学二年级，杰罗德的生活如他描绘那样，“多多少少控制住了”（好像生活——不管怎么说，他的生活——是受命驯化的一匹横冲乱闯的野马）。然而，她知道，他的高中时期一直是个可怕的洋相展，遗赠给他的是对自己深深的瞧不起与对他人的不信任。他作为法人律师的成功（以及和她的婚姻，她相信这也起了部分作用，也许是关键作用），大大恢复了他的自信与自尊，但是她推测某些噩梦从来就没有完全中止。在他的脑海深处，那些恃强凌弱者们仍然在自修室里向杰罗德问这问那，依然笑话他无能；上体育课，除了做做姑娘式的俯卧撑，什么也不能做。还有那些字眼——比如说，蠢笨、可笑——这拉回了一切，中学时期恍然如昨天……大概如此吧，她想。在许多事情上，心理学家们可能蠢笨得令人难以置信，几乎是存心犯傻，在她看来，事情常常是这样的。可是，她想，有些可怕的记忆始终存在着，一点没错。有些记忆压迫着人的神经，就像歹毒的水蛭。某些字眼——比如蠢笨、可笑——能即刻将人们拉回到那些焦虑、局促不安的岁月。

她等待着自已产生一阵羞耻感，像这样不正大光明地想问题。但并没有产生这种感觉，她高兴起来——也许是感到宽慰。

也许我已经厌倦了伪装。她想。这个想法又引起另一个想法：她满可以有自己的性日程，假使她这样，这种戴手铐的游戏决不会在日程上。手铐使她感到羞辱。这整个想法使她感到有辱人格。呃，伴随着起初几次实验出现了令人不安的激动——那些使用围巾的实验——有几个场合，她还经历了多次高潮，这对她来说是罕见的。但还是带来了让人不喜欢的副作用。那种辱没人格的感觉便是其中之一。和杰罗德每做一次这种早期的游戏，她自己便会做噩梦。从噩梦中醒来时，便会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双手紧紧握成拳头，深深插在两腿分叉处。她只记得其中一个梦境，那种记忆遥远、模糊。他一丝不挂地在玩槌球游戏，突然，太阳消失了。

别管那些，杰西，那些事你可以改天考虑。此刻，惟一重要的就是让他放开你。

是的。因为这不是他们的游戏，这全是他的游戏。她继续这个游戏只是杰罗德要她这么做。况且那也不再够味了。

湖面上那只潜鸟又发出了孤寂的叫声。杰罗德那傻乎乎的充满期待的咧嘴笑已经被愠怒的不高兴神情所替代。你破坏了我的乐趣，你这悍妇。那神情说道。

杰西发现自己记起，上一次也看到这种神情。八月里，杰罗德拿着一份用有光纸印刷的小册子来找她，指给她看他想要的东西。她说好的，如果想要一辆泼斯切，当然可以买，他们肯定买得起。但是，她以为他最好去买森林大道健康俱乐部的会员资格，正如他过去两年来一直扬言要这么做的那样。“你现在没有那样的体格。”她说，她知道这样不说不策略，但是她感到真不是讲策略的时候。而且，他曾惹恼了她，使她毫不顾及他的感情了。近来这种情况发生得越来越频繁，她不知道对此该做些什么。